

掌声与沉思：从“五好”说开去

——评原创歌舞剧《彩云飘落的地方》

“好看、好听、好玩儿”，是一部舞台剧吸引观众最直接的“法宝”。通辽市科尔沁区乌兰牧骑原创歌舞剧《彩云飘落的地方》经过持续打磨，于2026年开启全国巡演，深受观众喜爱，首先得益于这“三好”。但舞台艺术的感

染力并不止于一时的观演愉悦。一部作品能否留下更持久的回响，还在于它能否从审美感受进一步触及真实生活，引发观众对人物命运和现实问题的思考。《彩云飘落的地方》值得回味之处，正在于“三好”之外还有“好意”和“好心”：前者关乎艺术表达是否“有意味”，后者关乎作品是否真正关切现实生活中的人以及他们将走向怎样的未来。

故事并不复杂。一位城市姑娘，一位草原青年，两个

家庭，因为一次相遇彼此走近。彩云从城市走向科尔沁草原，与宝迪相识相知，上一代结下的情谊也由此被重新唤起。马鞍制作、刺绣、那达慕和富有地域色彩的歌舞，随着人物的劳动、交往和情感自然进入故事，“知恩、感恩、报恩”的传统伦理也贯穿其间，共同编织出一个闪烁着温暖现实主义光彩的舞台世界。

好看，让两种生活彼此照见

《彩云飘落的地方》的“好看”，不只在舞蹈、服饰和舞美，更来自舞台空间的组织。开幕伊始，灰色楼宇、办公桌椅与蓝天、草地同时出现在舞台两侧：一边是报表、加班的催促和“马上，马上……”的回应，另一边是“吃完饭一块去看摔跤”的轻松。灯光在两个空间转换，城市夜景与草原月色随之更替，两种生活也在同一舞台上彼此照见。

这种比较并不是简单判定城市与草原孰优孰劣，而是让两种生活节奏形成对照：一边被任务和时间不断催促，一边则呈现出更为舒展的交往与竞技。作品捕捉到的，是今天不少年轻人都有过的感受：生活越来越便利，为什么仍会疲惫？人需要劳动和事业，也需要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生活。

后来出现的高铁，使原本并置的两个空间开始发生联系。现代交通缩短了地理距离，而从“到得了”到真正理解一种生活，还需要人的相识、相处与相知。作品的“好看”，也因此不只在视觉愉悦，更在于把不同的生活状态和人物关系转化为可见的舞台关系。

好听，让声音进入故事

《彩云飘落的地方》的“好听”，并不只在于旋律悦耳。歌声、对白、地方声腔，甚至3只大鹅“嘎嘎嘎”的叫声，都被纳入舞台声音的组织之中。

城市段落里，报表、加班、升职加薪等办公室话语被直接带进唱词。“升职加薪是老板画的大饼”“996是他口中的福报”，未必追求歌词语言的典雅，却一下拉近了人物与观众的距离。父母一辈的表达带着二人转明快、诙谐

的气息，家长里短和催婚斗嘴因此多了几分烟火气；到了草原一侧，科尔沁民歌等地域歌舞又把声音拉向更开阔、舒展的生活空间。这些地方声腔不是被单独摆出来展示，而是随着人物和情境自然进入剧情。

3只大鹅的“嘎嘎嘎”更有趣味，它并不悦耳，却在催婚情境中形成“七嘴八舌”的声响效果。歌声写人物，生活语言写处境，鹅叫也能写关系。声音真正进入故事，“好听”也就有了超出听觉愉悦的意味。

好玩，笑声为什么会发生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不少家庭仍是件大事。第一个相亲对象不合适，第二个、第三个接着出现；母亲越着急，彩云越躲闪，3只大鹅还在一旁“嘎嘎嘎”地添乱。人物的窘迫、亲人的热心与鹅的“七嘴八舌”叠加在一起，催婚这个原本令人烦恼的话题被处理成了轻喜剧。

母亲盼女儿早日成家，彩云却不愿接受安排；两代人都在期待幸福，却未必用同一种方式理解幸福。作品没有用尖锐的讽刺处理这种矛盾，而是借夸张、调侃和3只大鹅的“七嘴八舌”，把生活中的摩擦化成了笑声。

这些情境让人发笑，也因为它们并不陌生。城市一边，相亲碰壁、母女较劲；草原一边，摔跤、斗嘴和彼此较量不断进入人物交往。也正因为这些笑声有现实生活的根，《彩云飘落的地方》的“好玩”，才没有停留在逗乐。

好意，红火热闹之外，要“有意味”

《彩云飘落的地方》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让轻松明亮的舞台表达停留在红火热闹本身。城市里的加班与疲

惫，家庭里的催婚与争执，年轻人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都进入了舞台。这样的对照并不宜简单理解为城市与草原的孰优孰劣。作品也没有把母亲的催婚归结为落后的观念，更没有把人物的选择化成一道非此即彼的是非题。人物各有自己的处境，也各有自己的理由。

正因为没有把复杂的生活简化成简单的是非判断，作品的态度反而更加明确：它不急于替人物作出裁决，而是尊重每个人真实的处境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歌舞可以轻快，爱情可以浪漫，结局可以温暖，但人物仍会疲惫、烦恼，也要面对自己的选择。正是这些没有被抹平的生活纹理，使舞台上的明亮有了可信的根基。

好心，从爱情圆满追问生活的明天

故事最后，宝迪和彩云走到了一起。红色礼服、喜庆歌舞、双方家庭的祝福，“石榴籽”的意象也在歌声中出现。两个家庭因为年轻人的爱情有了更紧密的联系，结局明亮而温暖。

但“好心”如果只到这里，还不够。爱情可以在婚礼上获得圆满，生活却从婚礼以后真正开始。彩云和宝迪以后在哪里生活？怎样工作？如何照料双方父母？将来的孩子怎样成长？这些问题不需要一部歌舞剧逐一回答，却使人物的“明天”成为作品留给观众的进一步思考。

如果说“好意”在于作品看见了人物今天的疲惫、矛盾与选择，那么“好心”则在于，它让观众在婚礼落幕之后仍愿意继续关心人物的明天：爱情怎样进入日常，一时的幸福怎样成为可以延续的生活。

再回望故事的来路，上一代结下的情谊，在彩云和

宝迪这一代得到延续；两个原本属于不同生活空间的家族，也因年轻人的相知相爱逐渐走近。结尾处“石榴籽”的意象，并非孤立的主题符号，而是对前面人物关系的一次汇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在这样的彼此理解、彼此接纳和共同生活中获得了具体意义。

舞台上的“五好”于是有了第二层意味。“好看、好听、好玩、好意、好心”，最初是在说一部作品怎样打动观众；当目光从舞台转向人物今后的生活，“好”又落在了一个家庭怎样建立、怎样延续的问题上。一个好的家庭，不仅需要爱情，也需要

责任、体谅与共同承担，还需要两个家庭彼此理解、彼此尊重。

舞台上的“彩云”终于飘落，舞台之外，普通人的日子仍在继续。《彩云飘落的地方》留给观众的，不仅是一次明亮热闹的观演记忆，更让人想到：美好怎样在现实生活中一点一点被创造出来。爱情的圆满要经受日常的考验，人与人的情谊也要在责任与共同承担中继续生长。舞台上的“五好”，也由此走进了生活。

（张媚 李树榕）

文艺评论

百年洋楼 昼夜有戏



▲东方汇理银行旧址外景

建于1912年的百年历史风貌建筑东方汇理银行旧址是天津解放北路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地标之一，见证了近代天津金融业的发展。这里历经多次历史变迁，先后作为艺术博物馆、国际拍

卖行、西洋美术馆使用，但由于展览较少，长期闲置。

2025年，北京演艺集团联合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对该旧址启动盘活，在轻介入、可逆性、尊重原貌的原则基础上打造沉浸式演艺场景。

今年4月，焕新亮相的东方汇理银行旧址正式对外开放：日间推出沉浸式演绎展《百年回响》，承担历史建筑开放展示、城市记忆传播和公共文化体验功能；夜晚推出沉浸式戏剧《纸醉金迷》，利用建筑的大厅、楼梯、走廊和展室进行戏剧化转换，观众可以跟着剧情，了解当时的金融业态和城市生活。截至目前，东方汇理银行旧址已接待游客约3万人次。（赵子硕/摄影报道）